



北京文学  
创作丛书  
BEIJING  
WENXUE  
CHUANGZUO  
CONGSHU

宗璞小说散文选

北京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 
第11卷  
宗璞小说散文选  
宗璞著

# 宗璞小说散文选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---

# 小说散文选

---

北京出版社

---

丛书设计：王 晖

本书设计：任建辉

·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·  
**宗璞小说散文选**

---

出版：北京出版社

（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印刷三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9 印张 169,000 字

1981年4月第1版

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300

书号：10071·327

---

定价：0.73元

# 肺腑中来

(代序)

孙犁

最近读了宗璞的小说《鲁鲁》，给我留下三方面的印象，都很深刻。一、作者的深厚的文学素养；二、严紧沉潜的创作风度；三、优美的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。

仔细想来，在文学创作上，对于每个作家来说，这三者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，是一个艺术整体。

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的语言，美与不美，绝不是一个技巧问题，也不是积累词彙的问题。语言，在文学创作上，明显地与作家的品格气质有关，与作家的思想、情操有关。而作家对文学事业采取的态度，严肃与否，直接影响作品语言的质量。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，有真情才能有真话。虚妄狂诞之言，出自辩者之口，不一定能感人；而发自肺腑之言，讷讷言之，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。这是衡量语言的天平标准。

历史证明，凡是在文学语言上，有重大建树的作家，都是沉潜在艺术创造事业之中，经年累月，全神灌注，才有得有成。这些作家，在别的方面，好象已经无所作为，因此在文学语言上，才能大有作为。如果名利薰心，终日营营，每日每时，所说和所听到的，都是言不由衷，尔虞我诈之词，叫这些人写出真诚而善美的文学语言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

宗璞的文字，明朗而有含蓄，流畅而有余韵，于细腻之中，注意调节。每一句的组织，无文法的疏略，每一段的组织，无浪费或蔓枝。可以说字字锤炼，句句经营。一次与宗璞谈话，我对她谈了文学语言的旁敲侧击和弦外之音的问题。当我读过《鲁鲁》这篇作品之后，我发见宗璞在这方面，早已作过努力，并有显著的成绩。这样美的文字，对我来说，真是恨相见之晚了。

当然，这也和她的文学修养有关。宗璞从事外语工作多年，阅读外国作品很多，家学又有渊源，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好。“五四”以来，外国文学语言，一直影响我们的文学作品。但文学的外来影响，究竟不同衣食品，文学是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的，生活内容对文学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以昆虫如此，蝉蝉鸣于夏树，吸风饮露，其声无比清越，是经过几次蜕变的。这种蜕变，起决定作用的，绝不是它蜕下的皮，而是它内在的生命。用外来的形式，套民族生活的内容，会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作法，不会成功的。

宗璞的语言，出自作品的内容，出自生活。她吸取了外国语言一些长处，绝不显得生硬，而且很自然。她的语言，也不是标新立异，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，有所创造，有所进展。我们不妨把“五四”时代女作家的作品，逐篇阅读，我们会发见，宗璞的语言，较之黄①、凌②，冯③、谢④，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因此，她的语言，虽是新颖的，并不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，使人不习惯，不能接受。和那些生搬硬套外来语言、形式，或剪取他人的花衣，缝补成自己的装束，自鸣得意，虚张声势，以为就是创作的人，大不相同。

《鲁鲁》写的是一只小犬的故事。古今中外，以动物作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，并不少见。但一半是寓言，一半是纪事。柳宗元写动物的文章，全是寓言，寓意深远。蒲松龄常常写到动物，观察深刻，能够于形态之外，写出动物的感情。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，有一节写到犬，我读后，以为那是过激之作，是阅历者的话，非仁者之言，不应出自大儒宗师之口。

宗璞所写，不是寓言，也不是童话，而是小说。她写的是有关童年生活的一段回忆。在这段回忆里，虽然着重写的是这只小犬，但也反映了在那一段时间，在那一处地

- 
- ① 黄庐隐
  - ② 凌叔华
  - ③ 冯沅君，即宗璞之姑母
  - ④ 谢冰心

方，一个家庭经历的生活。小犬写得很深刻、很动人，文字有起伏，有变化。这当然是作者的亲身经历，并非听来的故事。小说寄托了作家的真诚细微的感情，对家庭的各个成员，都作了成功的生动描写。

把动物虚拟、人格化并不困难，作家的真情与动物的真情，交织在一起，则是宗璞作品的独特所在。

遭到两次丧家的小狗，于身心交瘁之余，居然常常单身去观瀑亭观瀑，使小说留有强大的余波，更是感人。

这只小动物，是非常可爱的。作家已届中年，经历了人世沧桑、世态炎凉之后，于摩肩擦踵的茫茫人海之中，寄深情于童年时期的这个小伙伴，使我读后，不禁唏嘘。

我以为，宗璞写动物，是用鲁迅笔意。纯用白描，一字不苟，情景交融，着意在感情的刻画抒发。动物与人物，几乎宾主不分，表面是动物的悲鸣，内含是人性的呼喊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一日



## 目 录

肺腑中来 (代序) .....	孙 犁 ( 1 )
诉 .....	( 1 )
红 豆 .....	( 8 )
不沉的湖 .....	( 46 )
后 门 .....	( 63 )
知 音 .....	( 78 )
弦上的梦 .....	( 97 )
我是谁? .....	(130)
全息照相 .....	(140)
心 祭 .....	(149)
鲁 鲁 .....	(165)
蜗 居 .....	(182)
米家山水 .....	(193)
山 溪 .....	(210)
无处不在 .....	(212)

0P/E 30

西湖漫笔 .....	(218)
针上纪事 .....	(223)
墨城红月 .....	(228)
一年四季 .....	(232)
暮暮朝朝 .....	(236)
路 .....	(241)
热 土 .....	(245)
湖光塔影 .....	(250)
废墟的召唤 .....	(256)
柳 信 .....	(261)
萤 火 .....	(266)
爬 山 .....	(271)
后 记 .....	(277)

## 诉

道儿倒是不算远，今几个风可真大。您别张罗我，我自个儿来搬凳子；这算什么客气，您瞧，我坐下啦。昨天同学们上我们那儿去，大伙儿别提多高兴了。夜班的人唱了一夜歌，就是您教给的那个。可还不全会唱，有的都会了，有的会几句，有的可一句都唱不上来哪。

我不都会唱。我笨，打小儿脑子就不好使。我这手？没什么，不碍事。现在包着，不能接线头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您可别忙着找药，这算什么！有一回我碰上大皮带，就是昨晚上您看见的东屋里那皮带，可不是挺粗？把我脖子拉了一个大口子，好几个月不能低头。这还算好的，真有把人卷进去的事哪，可不是就死了！如今好了，好些地方拿木板护着。可是值夜班精神不好就容易出乱子，我这手就是值夜班碰的。夜里，灯不怎么亮，加上机器轰隆轰隆，象您这身子骨，就受不住。

不说您，不说您，那是说惯了。您昨儿晚上跟我说的这些话我都记着呢。我也都明白。二十多年，我象飘着，

飘到那儿撞上什么就完了。解放后，区里常有同志上我们那儿去，我那阵子还想，人一辈子奔着吃奔着喝还奔不过来，哪儿有闲空净跟人拉扯。往后大半儿人都上了夜校，我们当家的清楚，他还劝我去。有人管我带孩子，我就去了。去了这才不到半年。可就把门儿开开啦。再听人家说话，心里透着明白，也透着踏实。不瞒您说，幌幌儿幌幌儿，我象找着了什么根。不是我丈夫也不是我孩子。我也说不上来，可就象找着了什么根似的，我算有了落。您说这根是咱们人民政府，是咱们毛主席，是咱们工人大翻身？是啊！是啊！咱们工人象有了落，这就是工人大翻身啊！

跟您说，我原来是芦沟桥那边的人。祖宗几代没过过一天象人的日子。天天吃了早饭算计晚饭。我爹净给人扛长活，一年不定回家几次。一家好几口子，不这么奔哪行啊？我还有好几个妹妹呢，昨晚上我是没说，说起来话太长。反正都死了，我就说没有倒干脆。那阵子我爹老说：“没你们娘儿们，我拔腿要上哪儿去不行？”妈跟他嚷嚷：“你看人家光棍子多的是，改朝换代也不少，军队开来开去也不少，还不是逃不出这挨饿的命！我们娘儿们又碍着你什么！”说真个的，我妈天天哪儿有闲着的份儿，不是捡粪就捡柴；夏天帮人做田里的活，顺险往下流汗也没歇一歇手擦一把啊。我打从三四岁，就出出进进跟着，也能捡点什么帮帮忙，饱一顿，饿一顿，算挨下来了。那几个妹妹，没有一个活过了三岁的。有一个是害虎列拉，又是吐，又是

泻。爹嫌她把炕弄脏了，抬到地下搁着。死得容易着呐，我看比活着容易得多。

小妹妹死得顶惨，顶这会儿和妈想起来还少不了掉泪。您说那年月，真没穷人过的！我家没地，粮可要交。有理没处说，哭上天也没人眨一眨眼啊。我妈说连阎王都是人家有钱的管着呢，咱好歹拖着命，死不了就成。那年刚有了我小妹才一个月，爹给取名叫臭儿。正是六月里，火虎辣太阳。没吃喝，没嚼穀，妈不得出去挣几个？天天给周家大爷耨地拔苗。这天周家说妈劲太小，前几天的活做得不抵别人，叫我去给他家灶上替手垫脚。没法子只剩臭儿一个在家。您问别的妹妹？都死啦。这顶小的是末末拉了死的。您没听说过她那死，真叫受罪。对了，头一天我爹还回来着，那天顶星星走的。我妈把臭儿喂饱了，包好了放在炕上。跟我出了门，天边儿刚泛着一点红。我抬头看妈，她眼圈也红着呢，可一声不言语，拉着我走得飞快。我那时是十一岁了，比桌子还高不了多少。我从心里觉着揪得慌，惦记臭儿。一天做活都做不稳。周大妈说：“你人虽小，心眼倒多，你帮着做这个嫌不上算，是不是？”咳，不光是嘴里不敢说，心里也真没敢往不上算上想啊。周大妈脸擗得真难看，我可也没大看见，心里只顾想着臭儿。天擦黑，找妈一块回去。妈说还有一小块地，让我等一等。我打心眼里看妈不顺眼，直嚷“您不管臭儿，妈不惦记臭儿了。”妈不吭声，直等做完了活，才跟我往回走。我看妈脸上发亮，都是横一条竖一条的眼泪鼻涕。我还直

催，“快走罢，快着罢！”妈没出声，劈手给了我一巴掌。

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张了张嘴，没哭出来。

到了家一开门，些微看得出臭儿在炕上呢。妈一面唸叨着“这可等坏了咱臭儿，这可等坏了咱臭儿了！”一面伸手去抱她。您说，您说，我不是哭，眼泪自个往外流嘛。我不哭，我笑着哪。妈把手一伸，轰的一声，您瞧那个苍蝇，满屋子磕头撞脑，把娘跟我都丛满了！娘把我一推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去找个火来！找个火来！”我跑到李大嫂家，正碰上李大哥打她呢。我也没搭岔儿，从灶里抽了根柴火，举回来一照，臭儿啊，把包她的那床破被全都蹬开了，裤子也散了，满头满脸满衣裳都是屎，涂得那才叫匀哪！还有蛆，白亮白亮的，也是满头满身啊！眉毛眼睛连脑袋都是又黄又白。咳，我不说这个。妈一见，脸煞白煞白，抓了把稻草给她擦，一边叫我隆火，烧点水给她洗。臭儿眼睛闭着，出气大，入气小，遍身发热，象个火团子。直等把那些蛆都洗干净，苍蝇还往上赶。半天半天她才哭出来——哪儿象哭啊，有一声没一声，就要断气似的。妈的眼泪扑簌簌顺着脸流啊，流啊。我也不知哪儿来的泪，哭得这个恸。眼泪滴到麦杆子上，烧着的时候滋滋地响。这天晚上臭儿更是架天架地地烧，摸上去都烫手。我跟妈说，明天我一人去做活得了。妈横着呢。妈说：“死丫头不安好心，活儿踢了可怎么着！不说我非得去，连你也非去不行啊！”说完了，可又伸手过来摸摸我。妈的手，还是湿的。

过了黑夜，又是白日。白日里可也过的昏天黑地的日

子啊！第二天，妈一手抱了臭儿，一手拉着我，上地里去。我在地里看着妈把臭儿放在田埂上；我带了点麦杆，搭了搭，能挡点太阳。我说：“妈，我上周家去了。”妈说：“去罢。”就弯腰干活。这天，我看见周家的人真打从心眼儿里别扭，我只干活，往死里干。使大劲刷碗，象跟碗有仇。周家老太太又嫌我没好脸，直臊臊搭搭的。谁不想摆个舒坦样儿？可是同志，我要笑，也笑得象哭啊！赶擦黑了，我找妈去，看见妈正在那麦杆旁边站着呢。我叫妈：“抱臭儿去罢。”妈不言语，冲我走过来，一把拉住我就往家走。我疑惑，臭儿，臭儿呢？“臭儿走了！”妈说。把我胳膊掣得生疼。我觉得妈的手直哆嗦。我还问呢，臭儿？臭儿？猛估忖地妈哭了。天黑着，我就听妈抽抽搭搭声音发毛：“臭儿，臭儿死了！”又说：“妈也不知道她几时断了气。”我不哭，我不哭。您说，同志，一个病孩子，搁在太阳地里，风尽是吹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病。大人没工夫多瞧她一眼啊！那晚上，妈一滴眼泪也没落。可是那个颜色，那个眼神，我可一辈子忘不了啊！同志。

我不哭，我不哭。现在真没什么哭的了。您说的是。得了，不说臭儿了。就因为臭儿死在周家地里，他跟我们吵啊，骂啊，要我们出香烛啊！还一直麻烦了一年多哪！后来又过了几年，乡下愈过愈过不了啦。村上又驻了军队，那叫什么队伍，一群没王法的土匪！在村子里祸害得真不成话啊！大天白日，家家户户关着门——得！我就跟您说我自个儿罢。我有个远房堂舅舅，在城里做点事。一

回不知道他上我们村儿里干什么来，碰上我，十冬腊月，头没帽子脚没鞋。他就找着我妈说带我上城去。妈跟爹就和我讲：“乡下呆不了。孩子，出去奔罢。”这么着我就上城来了。先在宅门里呆过一阵子，手脚笨，脑子不好使，没有一家呆上过一个月的。往后就进了工厂，学徒倒做下来了。也管不着我爹妈，自个儿好歹混饭吃。不多时候就解放了。我跟您说，从小儿，村子里军队不知换过多少，日本也住过。我心里不存这些，你换你的，穷人的命还是一样苦啊。谁知这回大不一样。开会学习，这也是工人自己的事，那也是工人自己的事，闹得热火。我可还是种庄稼的死脑筋。等我结了婚，当家的是玻璃厂工人。家里又捎信来说土改了，分了周家三亩地，爹妈真做起人家来啦！同志，我想想现在，再想想臭儿和别的那些妹妹们，我，我没话说，我没话说。这些先不用提，我象有了落啊，同志。我象有了落啊！

你想想，你昨儿晚上那些话，我哪儿能不听进去？要是臭儿活到现在，她不也上了学，过年有件花布衫啦！打先咱们是不知道穷人还能过上这样日子，混一天是一天，不活不死拉扯着，谁坐天下，咱们都当牛马。今几个咱们真过好了，日子好不提，人当人，理是理了呀。咱们为什么不好好过？咱们为什么不保家卫国？就拿我柚子说，她大了不也能上学能打秋千么？想让咱们回到从前的日子，咳，您说，我能让么？到手的好日子不让咱们过，祖宗几代刚抬头又来掐咱们脖子，您说，咱们受得了么？咱们受



不了！咱们可不能让孩子象臭儿似的，让当娘的象我妈，  
可不能，可不能啊。

得啦，您往后常来我们那儿，我们就更明白事理了。  
我不喝水，活了这么二十来年，哪天早上也没喝过热水  
啊！回见，您啦。“保家卫国是本份，抗美援朝最该当！”  
哈，回见。

1950年12月

---

注：此篇初载1951年1月28日《光明日报》，署名清华大学学生冯锺璞。